



André Gid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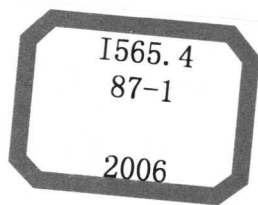
田园交响曲

La Symphonie Pastorale

[法国] 安德烈·纪德

李玉民 译

作家出版社



田园交响曲

La Symphonie Pastorale

[法国] 安德烈·纪德

1947年获奖

李玉民 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田园交响曲 / (法) 纪德著; 李玉民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1

(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)

ISBN 7 - 5063 - 3726 - 6

I. 田… II. ①纪…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法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法国 - 现代
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2500 号

田园交响曲

作者:【法国】纪 德

译者:李玉民

责任编辑:王婷婷

装帧设计:曹全弘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× 960 1/16

字数:220 千

印张:19.25

插页:8

版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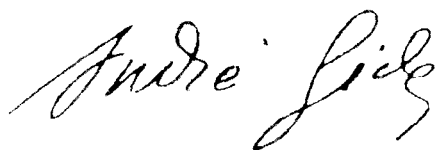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 - 5063 - 3726 - 6

定价: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安德烈·纪德 (Andre Gide, 1869—1951)

法国作家。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，父母都是清教徒，他深受宗教热情的鼓舞，形成了复杂的性格。二十岁时结识瓦莱里、马拉梅等著名诗人，参加象征主义文学团体的活动。一八九三年远游北非，为阿拉伯少年的英俊所吸引，产生了同性恋行为。两年后，他旧地重游，结识了英国作家王尔德，深受其放荡不羁的生活影响，完全抛弃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和种种清规戒律，成了传统道德的叛逆者和人的自然本能的崇拜者。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《人间食粮》就是他对自然对人生强烈感受的真实写照。一八九五年母亲去世后，他与年轻时热恋的表姐结婚，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婚姻，因为他仍沉迷于同性恋而不能自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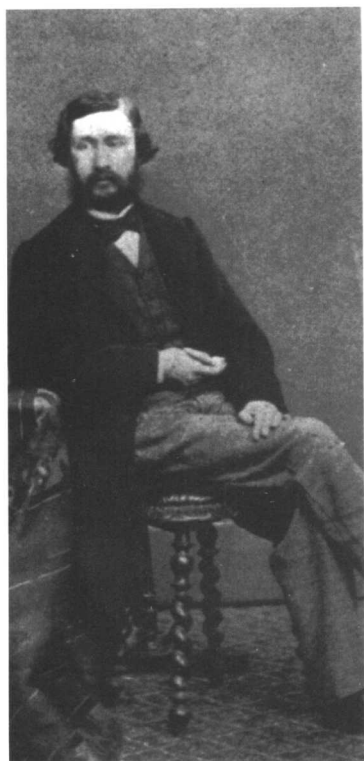
纪德自称他的作品是孪生的，几部作品同时构思而成，一部作品往往表达两个互相矛盾的真理，而用一个完美的艺术形式使之统一。他的三部曲《背德者》、《窄门》和《田园交响曲》，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创作的。纪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救护伤兵的工作。二十年代中期去非洲考察，发表了《刚果之行》和《从乍得归来》等游记。三十年代访苏，写出轰动一时的小册子《访苏归来》。他的几卷文学评论集和浩繁的日记，对于认识二十世纪法国和西方的文学艺术，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历程都是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
纪德于一九四六年发表的《忒修斯》，是他创作和思想的总结，忒修斯功成名就之后说：“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。”而这句话也正是纪德的信念。一九四七年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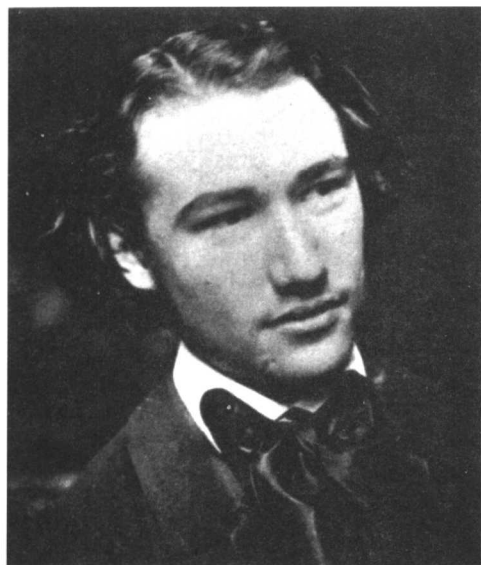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巴黎 阿尔萨斯学校（八岁上学）



童年纪德与父母



1891 年的纪德



1912 年的纪德

创作《背德者》时的纪德



成年纪德在鲁昂



纪德访苏时，探望奥斯特洛夫斯基



纪德访苏照。在集会和群众中



纪德同广大群众沟通时期（上、下），受苏联影响，法国工会产生巨大希望



纪德前往柏林，请求释放
季米特洛夫



巴士底广场：纪德参加
群众集会



纪德同巴比塞、马尔罗、尼赞、布洛克在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上

纪德——

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迷惑的作家（代序）

李玉民

诺贝尔文学奖于一九〇一年刚一设立，就似乎跟法国文学特别有缘，第一届就给了帕纳斯派老诗人苏利-普吕多姆。以后半个来世纪，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吞噬的时间，几乎每隔两三年，就会把诺奖颁发给一位法国作家，甚至还给了用奥克语写作的普罗旺斯地区乡土诗人米斯特拉尔（1904）、哲学家柏格森（1927）。更有甚者，近年来在法国作家中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对象，就干脆找一个跟法国沾边的，把诺奖颁发给了一个华裔旅法作家，致使华人世界哗然，令一部分国人颇为看轻诺奖了。

不过，诺奖评委的那些老先生也难得糊涂一回，在大多情况下，他们还是相当谨慎而保守的，往往挂一漏万。遥远的国度且不说，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，就是在眼皮底下，他们还漏掉了（仅就法国而言）马尔罗、尤瑟纳尔等一批大作家，甚至险些错过了纪德这样的人师级人物。

这里比对一下两位文学大师，罗曼·罗兰（1866—1944）和安德烈·纪德（1869—1951），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尴尬。两个人生卒年代相近，都以等身的著作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，算是等量齐名的作家。然而，罗曼·罗兰于一九一五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纪德还要等三十二年之后，到一九四七年，在他七十八岁的高龄，才获此殊荣，是因其“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——这些作品从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，以锐敏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”。

其实，获奖评语的这些作品，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，绝大部分都已经发表了，主要有幻想小说《乌连之旅》（1893）、先锋派讽刺小说《帕吕德》（1895）、散文诗《人间食粮》（1897）、冲击传统

道德的记述体小说《背德者》(1902)、日记体小说《窄门》(1909)、傻剧《梵蒂冈的地窖》(1914)、日记体小说《田园交响曲》(1919)、前所未见的结构革命的创新小说《伪币制造者》、自传《如果种子不死》(1926)。此后,在戏剧、游记、日记和书信方面,虽然还发表了大量著述,但是他的主要文学创作活动,到一九二六年就告一段落了,人称“文坛王子”的地位已经确立。可是,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还要花上二十多年的时间,才写出这样一段评语,总算摸清了纪德的路数。

这并不奇怪,须知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,若说哪一位最活跃、最独特、最重要、最容易引起非议、最喜欢颠覆,从而也最难捉摸,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·纪德莫属。纪德的生存和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,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。

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的一个标志,就是尼采所说的:上帝死了。在没有了上帝的世界,就突显了人存在的理由。人的问题,历来就是上帝的问题:灵与肉分离,鄙弃罪孽的尘世,但求灵魂的拯救。纪德一旦认识到上帝不存在了,就主张追求肉欲的快乐并非罪孽:“你凭哪个上帝,凭什么理想,禁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?”他在《人间食粮》中完成的正是这种解放。

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种深厚的天性。人摆脱了上帝,要做真实的自我,选择生存的方式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。纪德感到他“自身有千百种可能,总不甘心只能实现一种”,于是得出这种结论: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,要时刻迎候我内心的任何欲念,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。

生活犹如他童年所看的万花筒,能变幻出光怪陆离的奇妙图景。这种生活的复杂,同他内心的复杂一拍即合:“复杂性,我根本不去追寻,它就在我的内心。”正是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,纪德面对多样的生活无须选择,从心而为,尽可能去一一尝试。

纪德认为上帝死了,人还活着,人取代了上帝空出来的位置。这种完全获得了自由的人,虽然不能全能,却能从全欲来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,才无愧于争得的自由。因此,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,全面把握各种各样的生活真实,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存形态,自由享用人间的所有食粮。

全欲,就意味全方位地体验人生,全方位地思索探求,不惜品

尝辛酸和苦涩、失望和惨痛。

全欲，就意味不专，不忠，不定。不专于一种欲望，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，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。

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，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，要同时朝各个方向进发，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，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。全方位的生活姿态，同多方向的创作理念，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。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，纪德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，不能身体力行的，就由作品的人物延伸，作为替身将他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。因此，纪德笔下的各种人物，无论是追求生活幻梦的乌连，还是《浪子归来》中的那个浪子，无论是《伪币制造者》中那位小说家爱德华，还是《梵蒂冈的地窖》中的那个无动机行为的拉夫卡迪奥，无论是《背德者》中追求感官享乐的米歇尔，还是《田园交响曲》中因欲念酿成悲剧而痛悔的牧师，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，无论哪一个都是纪德的一种生活尝试，一个心灵的影子，一种欲望的演示，总之，都是纪德的一部分，但又不能代表纪德的全部。

另一方面，他这些迥然不同、相互矛盾的作品，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虽有先后，但大多是同时酝酿构思的。他的创作生涯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：他的重要作品，大多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孕育的，到了成年时期才陆续开花结果，因而并无成熟与不成熟之分，不同的主人公也无好坏善恶之别，全部是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自我。

纪德认为，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伪造生活，是世人最荒谬的悲剧，因为受到歪曲的，可能恰恰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。他深深地感到，家庭和社会都不遗余力，给他安排一种虚伪的生活，要把他塑造成一个虚伪的形象。他和他的人物不断挣扎，逐渐摆脱了家庭、社会和传统道德的束缚，闯进真正的生活空间，一片自由的天地。那是一片陌生的空间，不见一块禁止通行的标牌，也没有划定的路线，连指示方向的牌子也没有一块。在陌生而自由的空间闯荡，生活的好坏与苦乐，都不可预设，也不能预知，只能遍尝之后才能确认。因此，纪德的一生，他一生的创作，就是不过任何可能性，永远探索，永远冒险。这种不加选择的全面选择，正是我们所说的全欲。

纪德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，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。每天清晨，

他都要体味新生的感觉，体味新生感觉的温馨；每天清晨，他都要丢下昨日的躯壳，上路去迎接新生。一种欲望满足，又萌生新的欲望，“层出不穷地转生”。那新生命即将是他，又和原来的他不同。他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首先寻找的不是客栈，而是干渴和饥饿感；他在漫长的漂泊中，不再寻找目的地，总是走向新的境界，要见识更美、更新奇的事物，寻求别样快乐，“下一片绿洲更美”，永远是下一个。

纪德的文学创作，也同他的生活一样，极力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，只靠好奇心，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。创作中始终处于警觉的状态，惟恐稍有疏忽，就要重复自己，或者走上别人的老路，坚决摒弃“共同的规则”，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。因此，他的每部新作，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，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。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线，究竟是随笔、散文诗、小说、记事，还是别的什么，傻剧又是小说，不伦不类，连批评家都无法分类。

纪德为人和为文，就是这样多变，反复无常，总是拿已知去赌未知，拿他的全部过去，再去赌新的未来，他时而疾驰，时而骤停，不断地变换方向，不断地猛转弯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，甚至做出惊世骇俗之举。无怪乎诺奖评委们迷惑不解，无法给纪德下结论，写评语。他们要求定格、定论，而纪德总处于动势、变势，总在变动之中。直到颁奖的时候，不知他们是否明白，纪德的变势就是定势，动态就是常态。

不管怎样，纪德好在长寿，老当益壮，七十八岁高龄获奖，才能收入作家出版社的这套“诺贝尔文学奖精品书系”。

本书收录的《人间食粮》，被誉为“不安的一代人的《圣经》”，是纪德宣泄青春激情、追求快乐的宣言书。《人间食粮》充斥着一种原始的、本能的冲动，记录了本能追求快乐时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；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，给人以原生的质感，具有粗糙、天真、鲜活、自然的特性。著名作家莫洛亚说，纪德成为“那个时代青少年最喜爱的作家”，“那么多青少年都狂热地崇拜《人间食粮》，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”。

《背德者》和《田园交响曲》是三部曲中的两部，描述感情的风暴。《背德者》主人公米歇尔因奉父命结婚，虽然不爱妻子，但她

还是很温存。夫妇去北非旅行，米歇尔身上的欲望一旦爆发，就不可抑制，往往不及分辨，也不愿分辨其好坏，先满足了再说，有些行为，如爱恋男童，明显违背伦理道德。妻子玛丝琳已经知情，疾病又添心病，很快抑郁而终，在异乡香消玉殒。《田园交响曲》篇幅虽短，但是感情纠葛更为复杂，盲女治好了眼睛才看清，她和牧师的感情是一种犯罪，给一家人带来不幸，也就只有一死，于是假借采花失足落水。

《浪子归来》篇幅更短，但寓意更深，几场对话充满禅机。浪子回到父母身边，并非痛悔自己的所做所为，而他帮助小弟离家出走，则别有深意。青年加缪看了纪德的《浪子归来》，觉得尽善尽美，立即动手改编成剧本，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演出。

纪德修正了“我思，故我在”这一著名哲学命题，代之以“我感知，因此我存在”，将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态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并且贯彻到文学创作中。纪德时时把握：“我感受到什么？”而不像一般人那样考虑：“我应当感受到什么？”他的感官全那么灵敏，能在瞬间同时集中到一个点，集中到一个事物上，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，或者，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。他将各种各样的感觉，听觉的、视觉的、嗅觉的、味觉的、触觉的，全部汇总起来，打成一个小包带走，如他所说：“这就是生命。”就这样，纪德将感受事物的战栗，化为表达感受的战栗的语句，这便是用生命写出来的作品，读纪德的作品，最感亲切的，正是通过战栗的语句，触摸到人的生命战栗的快感。

著名作家莫里亚克在悼念纪德的文章中写道：“纪德在世一天，法国便还有一种文学生活，一种思想交流的生活，一种始终坦率的争论……而他的死结束了最能激励心智的时代。”

萨特也写道：“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，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。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，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己的真理。”

纪德的书是每次重读都有新发现的作品，是让人思考，让人参与的作品。

纪德是在人生探索、文学创新两方面，都给后人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。

2006年4月 于北京花园村